

漢 劇 叢 書

掃 秦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81
L3

掃 案

李春森(大和尚)、孫越口述、修訂

•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武漢解放大道332號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江漢印刷廠印刷

•

850×1168耗 $\frac{1}{64}$ 開· $\frac{5}{16}$ 印張·7,000字

1957年12月第 1 版

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1—5,100

統一書號:T 10106·99

人物：

秦檜、和尚、瘋僧、四青袍、門子。

〔四青袍、門子、秦檜牌子上敬香，和尚上迎。〕

秦檜：一炷香，愿风調雨順；二炷香，愿国泰民安；三炷香，愿岳爷父子早归天堂。（落座，和尚献茶）此庙庄严，老夫游轉一时。

——啊！粉壁牆上留有詩句，待老夫看来。（念詩）

縛虎容易縱虎难……（惊）

无言終日倚栏干，

男儿两眼恹惶泪，

流入襟怀透胆寒。

（旁白）啊！此詩乃是老夫与夫人在东窗之下商議之事，为何落在

粉壁牆上？嗯，其中必有緣故，不免傳庙主一問。——和尚，這粉壁牆上的詩句是何人所寫？

和 尙：乃是一位大師所寫。

秦 檜：傳他來見。

和 尙：是。（向內叫）大師傅！

〔瘋僧內白：「誰喚我？」〕

和 尙：相爷在傳你。

〔瘋僧內白：「貧僧不得閑。」〕

和 尙：你在作些什麼？

〔瘋僧內白：「在滾湯鍋內洗澡，飯甌內面乘涼，錐子杪上翻筋斗，阿彌陀佛！」〕

和 尙：稟相爷，大師不得閑。

秦 檜：他在作什麼？

和尚：在滾湯鍋內洗澡，飯甑內面乘涼，錐子杪上翻筋斗，阿弥陀佛！

秦檜：一派胡言！傳他來見。

和尚：（向內叫）大師傅，相爷还是傳你來見。

〔瘋僧內白：「貧僧又不得閑。」〕

和尚：又在作什麼？

〔瘋僧內白：「念普天下的冤孽經。」〕

和尚：有多少卷數？

〔瘋僧內白：「有五千零四十八卷。」〕

和尚：念了多少？

〔瘋僧內白：「念了五千，還有四十八卷，阿弥陀佛！」〕

和尚：稟相爷，大師又不得閑。

秦檜：又在作甚？

和尚：念普天下的冤孽經。

秦檜：有多少卷數？

和尚：有五千零四十八卷。

秦檜：念了多少？

和尚：念了五千，還有四十八卷。

秦檜：你廟內有多少僧人？

和尚：有五百僧人。

秦檜：每人與他朗誦一遍，一定傳他來見！

和尚：（向內叫）大師傅，相爺一定傳你來見！

瘋僧：（內應）貧僧來也！（上念贊）

波羅密，波羅密，

一口砂糖一口蜜；

河內洗澡睡在寺里，

黃牛兒可不擅杀你，

你好難！

鑽金銀，打首飾与你的妻，

自己死后一条席。

这才是掙得的，落得的！

南无广大灵感觀世音菩薩，阿弥陀佛！【注】

和尚：大師傅为何这等模樣？

瘋僧：老師傅啊！（唱平板）

休道我垢面风疾，

出家人心事有誰得知！

頂帶着囊袋統天和地，

手拿着炊筒才离了十方淨厨。

老師傅何事？

和尚：相爷在傳你。

瘋僧：哪个相爷？

和尚：秦相爷。

瘋僧：哦，是秦檜那个奸賊来了！我正要会他一会，老师傅請退。

和尚：小心了。（下）

瘋僧：（望秦鄙弃地笑）吃吃吃……

秦檜：我道什么和尚，原来是你这个和尚。

瘋僧：我道什么相爷，原来是你这个相爷。

秦檜：我道什么瘋僧，原来是你这个瘋僧！

瘋僧：我道什么奸賊，原来是你这个奸賊！

秦檜：喂！和尚，粉壁墙上的詩句，可是你写的？

瘋僧：你問粉壁墙上的詩句么，这是你作的，是我写的。

秦檜：你这瘋病是从何而起？

瘋僧：乃是与夫人在东窗之下商議而起。

秦檜：你怎不服藥？

瘋僧：缺少了父子。

秦檜：来，藥中取附子前来。

瘋僧：慢着，不是那个附子。

秦檜：什么附子？

瘋僧：乃是岳家的三父子！

秦檜：喂！将你起初的緣由，講来老夫一听。

瘋僧：若問起初的緣由，奸賊听之！（唱平板）

起初时你那里不知法度，

事到头来悔后迟。

咳！

秦檜：和尚，你为何怨天恨地？

瘋僧：賊啊！（接唱）

这才是湛湛青天不可欺，

秦檜賊做的事藏頭露尾。

秦檜：和尚，你这手里拿的什么？

瘋僧：这乃是一炊筒。

秦檜：这炊筒有何用处？

瘋僧：（念）炊筒本是鉄打，常在手中擎拿，

这头有事那头发，常与金人答話。

来来来！你可瞧得見我？

秦檜：老夫瞧你不見。

瘋僧：你乃是害人的眼睛，怎能瞧得見我和尙。我和尙持齋啖素的

眼睛，瞧奸賊是明明白白啊！（唱平板）

这炊筒本是那金国所敬，

眼睛：瞧奸贼是明明白白啊！（唱平桥）

这炊筒本是那金国所敬，

一头通大宋，一头通金人，

这头吹口气，外国起狼烟；

一口气吹得贼灯灭火熄！

秦：你可将它放下。

疯僧：放下有些弄权！

秦：那就该拾起。

疯僧：拾起贼好卖国啊！（接唱）

既到手我岂肯将它释放，

放虎归山把人伤！

秦：你那只手拿的什么？

疯僧：这乃是一把簪帚。

秦：有何用处？

疯僧：我这簪帚有四扫。

秦 檜：哪四扫？

瘋 僧：一扫风調雨順，二扫国泰民安，三扫黎民清吉，四扫朝中奸臣！

秦 檜：乃是烟尘。

瘋 僧：我要先扫奸臣，然后才扫烟尘啊！（接唱）

这笤帚出自在須弥山下，长大了树木該伐，

佛祖命我把山下，要把丘山一扫开。

秦 檜：（旁白）少待。我想丘山乃是姓岳的岳字。我自有道理。——

和尚，你可知老夫姓什么？

瘋 僧：你姓三人禾。

秦 檜：好一瘋僧！

瘋 僧：賊啊！（接唱）

休道我瘋魔蠢痴，

休道我瘋魔蠢痴，

灵隐寺内說与佛知。

秦 檜：你項帶什么？

瘋 僧：这乃是一囊袋。

秦 檜：有何用处？

瘋 僧：阿弥陀佛，我这都是有用的啊！（接唱）

这囊袋跟着我有数年，

内藏日月并三光，

它虽然无有肝和胆，

内藏黄柑与蜡丸。

来！（招門子）

門 子：何事？

瘋 僧：閻王老子有帖，接他回去吃老米飯去。

門 子：稟相爷，这有簡帖一張，相爷請覲。

秦 檜：待老夫觀看。（念）

久聞丞相理乾坤，占斷朝綱第一人，
都為群臣朝北闕，堂前埋沒老元勛，
閉門杀害忠良將，塞上欺君虐萬民，
賢相若是歸正品，路上行人口……

和尚，為何詩句不全？

瘋 僧：尔見不得「施全」。

秦 檜：若見詩全便怎樣？

瘋 僧：若見施全，尔死在眼前！

秦 檜：詩句不全，將他拿下！

瘋 僧：尔要橫着看。

秦 檜：為何要老夫橫着看？

瘋 僧：想尔平日之間，作事橫行，難道說你还橫着看它不得！

瘋僧：想尔平日之間，作事橫行，難道說你还橫着看它不得！

秦檜：罢罢罢！老夫就橫着看。——久占都堂，閉塞賢路。——和

尙，你敢輕慢我宰相乎？

瘋僧：賊啊！（唱平板）

长舌妇人巧計生，苦害岳家一滿門，
和尙若把閻君做，要把奸賊剝皮抽筋。

秦檜：你为何不剃头？

瘋僧：我无有刀。

秦檜：来，看刀前来！

瘋僧：慢着。你那乃是杀人的刀，怎能剃得我和尙的头啊！（接唱）
杀人刀怎把我和尙头剃，

飽人哪知餓人飢。

秦檜：你为何不講？

瘋僧：我的肚中飢餓。

秦

檜：（旁白）少待。这和尙肚中飢餓，老夫賞他饅首一枚，內葷外素，他若吃了，破了齋戒，將他帶往風波亭斬首。——來，看饅首一枚，（暗示）如此办來，賞与和尙。

門

子：是。（取饅首）和尙，相爷賞你饅首一枚，拿去吃了它。

瘋

僧：（旁白）少待。秦檜奸賊賞我饅首一枚，內葷外素，我若吃了，破了齋戒，將我帶往風波亭斬首，我不免將外面素的吃了它，葷的打这个奸賊。（吃饅首）——奸賊着打！

秦

檜：啊！你为何栽打老夫？

瘋

僧：我不是栽打你，我是該打你啊！（接唱）

我适才吃你的一个饅首，

你那里着起恼來；

苦害岳家三父子，

此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——

举头三尺有神知。

秦 檜：（旁白）少待。这疯僧之言，乃是有意譏刺，老夫不免将他带

往风波亭斬首。——和尚，你可随老夫到冷泉亭一往。

瘋 僧：冷泉亭不好干事，风波亭倒好下手。

秦 檜：老夫的道快。

瘋 僧：师爷的云快。

秦 檜：开道！（唱平板）

当初錯听讒言語，事到如今悔后迟。

瘋 僧：（唱）未行走哪知吾先有准备，

諒奸賊难解其中情。

秦 檜：老夫到此，为何不見和尚前来？

瘋 僧：貧僧来也。

秦 檜：你为何来得甚快。